三國志/卷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書・王卫二刘傅传 ◄

三國志
魏書・桓二陈徐卫卢传

► 魏書・和常杨杜赵裴传

桓阶 陈群 陈矫 徐宣 卫臻 卢毓

桓階

桓階字伯緒，長沙臨湘人也。〈魏书曰：阶祖父超，父胜，皆历典州郡。胜为尚书，著名南方。〉仕郡功曹。太守孫堅舉階孝廉，除尚書郎。父喪還鄉里。會堅擊劉表戰死，階冒難詣表乞堅喪，表義而與之。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表舉州以應紹。階說其太守張羨曰：「夫舉事而不本於義，未有不敗者也。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，晉文逐叔帶以納王。今袁氏反此，而劉牧應之，取禍之道也。明府必欲立功明義，全福遠禍，不宜與之同也。」羨曰：「然則何向而可？」階曰：「曹公雖弱，仗義而起，救朝廷之危，奉王命而討有罪，孰敢不服？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，而爲之內應，不亦可乎！」羨曰：「善。」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，遣使詣太祖。太祖大悅。會紹與太祖連戰，軍未得南。而表急攻羨，羨病死。城陷，階遂自匿。久之，劉表辟爲從事祭酒，欲妻以妻妹蔡氏。階自陳已結婚，拒而不受，因辭疾告退。

太祖定荆州，聞其爲張羨謀也，異之，辟爲丞相掾主簿，遷趙郡太守。魏國初建，爲虎賁中郎將侍中。時太子未定，而臨菑侯植有寵。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，宜爲儲副，公規密諫，前後懇至。〈魏书称阶谏曰：“ 今太子仁冠群子，名昭海内，仁圣达节，天下莫不闻；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，臣诚惑之。 ”於是太祖知阶笃於守正，深益重焉。〉又毛玠、徐奕以剛蹇少黨，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，儀屢言其短，賴階左右以自全保。其將

順匡救，多此類也。遷尚書，典選舉。曹仁爲關羽所圍，太祖遣徐晃救之，不解。太祖欲自南征，以问羣下。羣下皆謂：「王不亟行，今敗矣。」階獨曰：「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大王恐二人遺力邪？」曰：「不。」「然則何爲自往？」曰：「吾恐虏众多，而晃等勢不便耳。」階曰：「今仁等处重圍之中而守死无貳者，诚以大王遠爲之勢也。夫居万死之地，必有死争之心；内怀死争，外有强救，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，何忧於敗而欲自往？」太祖善其言，驻軍於摩陂。賊遂退。

文帝践阼，遷尚書令，封高鄉亭侯，加侍中。階疾病，帝自臨省，謂曰：「吾方讬六尺之孤，寄天下之命於卿。勉之！」徙封安乐鄉侯，邑六百户，又賜階三子爵關内侯，祐以嗣子不封，病卒，又追贈關内侯。後階疾笃，遣使者即拜太常，薨，帝爲之流涕，谥曰贞侯。子嘉嗣。以階弟纂爲散骑侍郎，賜爵關内侯。嘉尚升遷亭公主，會嘉平中，以乐安太守與吴戰於东關，軍敗，没，谥曰壯侯。子翊嗣。〈世说曰：阶孙陵，字元徽，有名於晋武帝世，至荥阳太守，卒。〉

陳羣

陳羣字長文，颍川许昌（人）也。祖父寔，父纪，叔父諶，皆有盛名。〈寔字仲弓、纪字元方，諶字季方。《魏书》曰：寔德冠当时，纪、諶并名重於世。寔为太丘长，遭党錮，隐居荆山，远近宗师之。灵帝崩，何进辅政，引用天下名士，徵寔，欲以为参军，以老病，遂不屈节，諶为司空掾，早卒。纪历位平原相、侍中、大鸿胪，著书数十篇，世谓之陈子。寔之亡也，司空荀爽、太仆令韩融并制緦麻，执子孙礼。四方至者车数千乘，自太原郭泰等无不造门。《傅子》曰：寔亡，天下致吊，会其葬者三万人，制縗麻者以百数。先贤行状曰：大将军何进遣属吊祠，谥曰文范先生。于时，寔、纪高名并著，而諶又配之，世号曰三君。每宰府辟命，率皆同时，羔雁成群，丞掾交至。豫州百姓皆图画寔、纪、諶之形象。〉羣爲兒時，寔常奇異之，謂宗人父老曰：「此兒必兴吾宗。」魯國孔融高才倨傲，年在纪、羣之间，先與纪友，後與羣交，更爲纪拜，由是显名。劉备臨豫州，辟羣爲别驾。時陶谦病死，徐州迎备，备欲往，羣說备曰：「袁术尚强，今东，必與之争。吕布若袭將軍之後，將軍雖得徐州，事必无成。」备遂东，與袁术戰。布果袭下邳，遣兵助术，大破备軍，备恨不用羣言。舉茂才，除柘令，不行，随纪避難徐州。属吕布破，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属。時有荐乐安王模、下邳周逵者，太祖辟之。羣封還教，以爲模、逵秽德，终必敗，太祖不听。後模、逵皆坐奸宄诛，太祖以谢羣。羣荐广陵陳矫、丹阳戴乾，太祖皆用之。後吴人叛，乾忠義死難，矫遂爲名臣，世以羣爲知人。除萧、赞、長平令，父卒去官。後以司徒掾舉高第，爲治書侍御史，转参丞相

軍事。魏國既建，遷爲御史中丞。

時太祖议复肉刑，令曰：「安得通理君子达於古今者，使平斯事乎！昔陳鸿胪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，正謂此也。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？」羣对曰：

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，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，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。名轻则易犯，实重则伤民。书曰：‘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’易著劓、刖、灭趾之法，所以辅政助教，惩恶息杀也。且杀人偿死，合於古制；至於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蚕室，盗者刖其足，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。夫三千之属，虽未可悉复，若斯数者，时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汉律所杀殊死之罪，仁所不及也，其餘逮死者，可以刑杀。如此，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。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。

時鍾繇與羣议同，王朗及议者多以爲未可行。太祖深善繇、羣言，以軍事未罢，顾众议，故且寝。

羣转爲侍中，领丞相东西曹掾。在朝无適无莫，雅杖名義，不以非道假人。文帝在东宫，深敬器焉，待以交友之礼，常叹曰：「自吾有回，门人日以亲。」及即王位，封羣昌武亭侯，徙爲尚書。制九品官人之法，羣所建也。及践阼，遷尚書仆射，加侍中，徙尚書令，进爵颍鄉侯。帝征孫权，至广陵，使羣领中领軍。帝還，假节，都督水軍。還许昌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，领中护軍，录尚書事。帝寢疾，羣與曹真、司马宣王等并受遺诏辅政。明帝即位，进封颍阴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三百户，與征东大將軍曹休、中軍大將軍曹真、抚軍大將軍司马宣王并开府。顷之，爲司空，故录尚書事。

是時，帝初莅政，羣上疏曰：

诗称‘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’；又曰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’。道自近始，而化洽於天下。自丧乱已来，干戈未戢，百姓不识王教之本，惧其陵迟已甚。陛下当盛魏之隆，荷二祖之业，天下想望至治，唯有以崇德布化，惠恤黎庶，则兆民幸甚。夫臣下雷同，是非相蔽，国之大患也。若不和睦则有雠党，有雠党则毁誉无端，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，不可不深防备，有以绝其源流。

太和中，曹真表欲數道伐蜀，從斜谷入。羣以爲「太祖昔到阳平攻張鲁，多收豆麦以益

軍粮，鲁未下而食犹乏。今既无所因，且斜谷阻险，難以进退，转运必见钞截，多留兵守要，则损戰士，不可不熟虑也」。帝從羣议。真复表從子午道。羣又陳其不便，并言軍事用度之计。诏以羣议下真，真据之遂行。會霖雨积日，羣又以爲宜诏真還，帝從之。

後皇女淑薨，追封谧平原懿公主。羣上疏曰：

长短有命，存亡有分。故圣人制礼，或抑或致，以求厥中。防墓有不脩之俭，嬴、博有不归之魂。夫大人动合天地，垂之无穷，又大德不逾闲，动为师表故也。八岁下殇，礼所不备，况未期月，而以成人礼送之，加为制服，举朝素衣，朝夕哭临，自古已来，未有此比。而乃复自往视陵，亲临祖载。原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，但悉听群臣送葬，乞车驾不行，此万国之至望也。闻车驾欲幸摩陂，实到许昌，二宫上下，皆悉俱东，举朝大小，莫不惊怪。或言欲以避衰，或言欲於便处移殿舍，或不知何故。臣以为吉凶有命，祸福由人，移徙求安，则亦无益。若必当移避，缮治金墉城西宫，及孟津别宫，皆可权时分止。可无举宫暴露野次，废损盛节蚕农之要。又贼地闻之，以为大衰。加所烦费，不可计量。且（由）吉士贤人，当盛衰，处安危，秉道信命，非徙其家以宁，乡邑从其风化，无恐惧之心。况乃帝王万国之主，静则天下安，动则天下扰；行止动静，岂可轻脱哉？

帝不听。

青龙中，营治宫室，百姓失农時。羣上疏曰：

禹承唐、虞之盛，犹卑宫室而恶衣服，况今丧乱之后，人民至少，比汉文、景之时，不过一大郡。〈臣松之案：《汉书地理志》云：元始二年，天下户口最盛，汝南郡为大郡，有三十餘万户。则文、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。案《晋太康三年地记》，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，吴、蜀户不能居半。以此言之，魏虽始承丧乱，方晋亦当无乃大殊。长文之言，於是为过。〉加边境有事，将士劳苦，若有水旱之患，国家之深忧也。且吴、蜀未灭，社稷不安。宜及其未动，讲武劝农，有以待之。今舍此急而先宫室，臣惧百姓遂困，将何以应敌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传舍，兴费人役，太祖知其疲民也。今中国劳力，亦吴、蜀之所原。此安危之机也，惟陛下虑之。

帝答曰：「王者宫室，亦宜并立。灭贼之後，但当罢守耳，岂可复兴役邪？是故君之职，萧何之大略也。」羣又曰：

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，羽已灭，宫室烧焚，是以萧何建武库、太仓，皆是要急，然犹非其壮丽。今二虏未平，诚不宜与古同也。〈孙盛曰：周礼，天子之宫，有斫踏之制。然质文之饰，与时推移。汉承周、秦之弊，宜敦简约之化，而何崇饰宫室，示侈后嗣。此乃武帝千门万户所以大兴，岂无所复增之谓邪？况乃魏氏方有吴、蜀之难，四海罹涂炭之艰，而述萧何之过议，以为令轨，岂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？使百代之君，眩於奢俭之中，何之由矣。诗云：“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其斯之谓乎！〉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辞，况乃天王，莫之敢违。前欲坏武库，谓不可不坏也；后欲置之，谓不可不置也。若必作之，固非臣下辞言所屈；若少留神，卓然回意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汉明帝欲起德阳殿，锺离意谏，即用其言，后乃复作之；殿成，谓群臣曰：‘锺离尚书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’夫王者岂惮一臣，盖为百姓也。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，不及意远矣。

帝於是有所减省。

初，太祖時，劉廙坐弟與魏讽謀反，当诛。羣言之太祖，太祖曰：「廙，名臣也，吾亦欲赦之。」乃复位。廙深德羣，羣曰：「夫议刑爲國，非爲私也；且自明主之意，吾何知焉？」其弘博不伐，皆此類也。青龙四年薨，谥曰靖侯。子泰嗣。帝追思羣功德，分羣户邑，封一子列侯。〈魏书曰：群前后数密陈得失，每上封事，辄削其草，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。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，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，以为名臣奏议，朝士乃见群谏事，皆叹息焉。袁子曰：或云“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？见人主之非，则勃然怒而触之，与人言未尝不道也，岂非所谓‘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’者欤！”答曰：“然可谓直士，忠则吾不知也。夫仁者爱人。施於君谓之忠，施於亲谓之孝。忠孝者，其本一也。故仁爱之至者，君亲有过，谏而不入，求之反覆，不得已而言，不忍宣也。今为人臣，见人主失道，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，可谓直士，未为忠臣也。故司空陈群则不然，其谈论终日，未尝言人主之非；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。君子谓群於是乎长者矣。”〉

子　泰

泰字玄伯。青龙中，除散骑侍郎。正始中，徙游擊將軍，爲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將軍，使持节，护匈奴中郎將，怀柔夷民，甚有威惠。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，泰皆挂之於壁，不发其封，及徵爲尚書，悉以還之。嘉平初，代郭淮爲雍州刺史，加奋威將軍。蜀大將軍姜维率众依麴山筑二城，使牙门將句安、李歆等守之，聚羌胡质任等寇偪諸郡。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御之，泰曰：「麴城雖固，去蜀险遠，当须运粮。羌夷患维劳

役，必未肯附。今圍而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拔其城；雖其有救，山道阻险，非行兵之地也。」淮從泰计，使泰率討蜀护軍徐质、南安太守邓艾等进兵圍之，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戰，不许，將士困窘，分粮聚雪以稽日月。维果來救，出自牛头山，與泰相对。泰曰：「兵法贵在不戰而屈人。今绝牛头，维无反道，则我之禽也。」敕諸軍各堅垒勿與戰，遣使白淮，欲自南渡白水，循水而东，使淮趣牛头，截其還路，可并取维，不惟安等而已。淮善其策，进率諸軍軍洮水。维惧，遁走，安等孤县，遂皆降。

淮薨，泰代爲征西將軍，假节都督雍、凉諸軍事。後年，雍州刺史王经白泰，云姜维、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、石营、金城，求进兵爲翅，使凉州軍至枹罕，討蜀护軍向祁山。泰量贼勢终不能三道，且兵勢恶分，凉州未宜越境，报经：「审其定问，知所趣向，须东西勢合乃进。」時维等將數万人至枹罕，趣狄道。泰敕经进屯狄道，须軍到，乃規取之。泰进軍陳仓。會经所统諸軍於故關與贼戰不利，经輒渡洮。泰以经不堅据狄道，必有他变。并遣五营在前，泰率諸軍继之。经已與维戰，大敗，以万餘人還保狄道城，餘皆奔散。维乘胜圍狄道。泰軍上邽，分兵守要，晨夜进前。邓艾、胡奋、王祕亦到，即與艾、祕等分爲三軍，进到陇西。艾等以爲「王经精卒破衄於西，贼众大盛，乘胜之兵既不可当，而將軍以乌合之卒，继敗軍之後，將士失气，陇右倾荡。古人有言：‘蝮蛇螫手，壯士解其腕。’孫子曰：‘兵有所不擊，地有所不守。’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。今陇右之害，过於蝮蛇，狄道之地，非徒不守之謂。姜维之兵，是所辟之锋。不如割险自保，观衅待弊，然後进救，此计之得者也。」泰曰：

姜维提轻兵深入，正欲与我争锋原野，求一战之利。王经当高壁深垒，挫其锐气。今乃与战，使贼得计，走破王经，封之狄道。若维以战克之威，进兵东向，据栎阳积谷之实，放兵收降，招纳羌、胡，东争关、陇，传檄四郡，此我之所恶也。而维以乘胜之兵，挫峻城之下，锐气之卒，屈力致命，攻守勢殊，客主不同。兵书云‘脩橹轒轀，三月乃成，拒堙三月而后已’。诚非轻军远入，维之诡谋仓卒所办。县军远侨，粮谷不继，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，自然之勢也。洮水带其表，维等在其内，今乘高据勢，临其项领，不战必走。寇不可纵，围不可久，君等何言如此？

遂进軍度高城岭，潜行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，多舉烽火，鸣鼓角。狄道城中將士见救者至，皆愤踊。维始謂官救兵当须众集乃发，而卒聞已至，謂有奇变宿謀，上下震惧。自軍之发陇西也，以山道深险，贼必设伏。泰诡從南道，维果三日施伏。〈臣松之案：此传云“谓救兵当须众集，而卒闻已至，谓有奇变，上下震惧”，此则救至出於不意。若不知救至，何故伏兵深险乃经三日乎？设伏相伺，非不知之谓。此皆语之不通也。〉

定軍潛行，卒出其南。维乃缘山突至，泰與交戰，维退還。凉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。泰與经共密期，当共向其還路，维等聞之，遂遁，城中將士得出。经叹曰：「粮不至旬，向不應机，舉城屠裂，覆喪一州矣。」泰慰劳將士，前後遣還，更差軍守，并治城垒，還屯上邽。

初，泰聞经见圍，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，加得保城，非维所能卒傾。表上进軍晨夜速到還。众议以经奔北，城不足自固，维若断凉州之道，兼四郡民夷，据關、陇之险，敢能没经軍而屠陇右。宜须大兵四集，乃致攻討。大將軍司马文王曰：「昔諸葛亮常有此志，卒亦不能。事大謀遠，非维所任也。且城非仓卒所拔，而粮少爲急，征西速救，得上策矣。」泰每以一方有事，輒以虚声扰动天下，故希简白上事，驿書不过六百里。司马文王语荀顗曰：「玄伯沈勇能断，荷方伯之重，救將陷之城，而不求益兵，又希简上事，必能办贼故也。都督大將，不当尔邪！」

後徵泰爲尚書右仆射，典選舉，加侍中光禄大夫。吴大將孫峻出淮、泗。以泰爲镇軍將軍，假节都督淮北諸軍事，诏徐州监軍已下受泰节度。峻退，軍還，转爲左仆射。諸葛诞作乱寿春，司马文王率六軍軍丘头，泰总署行台。司马景王、文王皆與泰亲友，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。文王问陔曰：「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？」陔曰：「通雅博暢，能以天下声教爲己任者，不如也；明统简至，立功立事，过之。」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，赐子弟一人亭侯，二人關内侯。

景元元年薨，追赠司空。谥曰穆侯。〈干宝《晋纪》曰：高贵乡公之杀，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。太常陈泰不至，使其舅荀顗召之。顗至，告以可否。泰曰：“世之论者，以泰方於舅，今舅不如泰也。”子弟内外咸共逼之，垂涕而入。王待之曲室，谓曰：“玄伯，卿何以处我？”对曰：“诛贾充以谢天下。”文王曰：“为我更思其次。”泰曰：“泰言惟有进於此，不知其次。”文王乃不更言。魏氏春秋曰：帝之崩也，太傅司马孚、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於股，号哭尽哀。时大将军入于禁中，泰见之悲恸，大将军亦对之泣，谓曰：“玄伯，其如我何？”泰曰：“独有斩贾充，少可以谢天下耳。”大将军久之曰：“卿更思其他。”泰曰：“岂可使泰复发后言。”遂呕血薨。臣松之案本传，泰不为太常，未详干宝所由知之。孙盛改易泰言，虽为小胜。然检盛言诸所改易，皆非别有异闻，率更自以意制，多不如旧。凡记言之体，当使若出其口。辞胜而违实，固君子所不取，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？案博物记曰：太丘长陈寔、寔子鸿胪纪、纪子司空群、群子泰四世，於汉、魏二朝并有重名，而其德渐渐小减。时人为其语曰：“公惭卿，卿惭长。”〉子恂嗣。恂薨，无嗣。弟温紹封。咸熙中开建五等，以泰著勋前朝，改封

温爲慎子。〈案陈氏谱：群之后，名位遂微。谌孙佐，官至青州刺史。佐弟坦，廷尉。佐子准，太尉，封广陵郡公。准弟戴、徵及从弟堪，并至大位。准孙逵，字林道，有誉江左，为西中郎将，追赠卫将军。〉

陳矫

陳矫字季弼，广陵东阳人也。避乱江东及东城，辭孫策、袁术之命，還本郡。太守陳登请爲功曹，使矫詣许，謂曰：「许下论议，待吾不足；足下相爲观察，還以见诲。」矫還曰：「聞遠近之论，颇謂明府骄而自矜。」登曰：「夫閨门雍穆，有德有行，吾敬陳元方兄弟；渊清玉絜，有礼有法，吾敬华子鱼；清脩疾恶，有识有義，吾敬趙元达；博聞强记，奇逸卓荦，吾敬孔文舉；雄姿杰出，有王霸之略，吾敬劉玄德：所敬如此，何骄之有！餘子琐琐，亦焉足录哉？」登雅意如此，而深敬友矫。

郡爲孫权所圍於匡奇，登令矫求救於太祖。矫說太祖曰：「鄙郡雖小，形便之國也，若蒙救援，使爲外籓，則吴人剿謀，徐方永安，武声遠震，仁爱滂流，未從之國，望风景附，崇德养威，此王业也。」太祖奇矫，欲留之。矫辭曰：「本國倒县，本奔走告急，纵无申胥之效，敢忘弘演之義乎？」〈刘向《新序》曰：齐桓公求婚於卫，卫不与，而嫁於许。卫为狄所伐，桓公不救，至於国灭君死。懿公尸为狄人所食，惟有肝在。懿公有臣曰弘演，適使反，致命於肝曰：“君为其内，臣为其外。”乃刳腹内肝而死。齐桓公曰：“卫有臣若此而尚灭，寡人无有，亡无日矣！”乃救卫，定其君。〉太祖乃遣赴救。吴軍既退，登多设间伏，勒兵追奔，大破之。

太祖辟矫爲司空掾属，除相令，征南長史，彭城、乐陵太守，魏郡西部都尉。曲周民父病，以牛祷，县結正弃市。矫曰：「此孝子也。」表赦之。遷魏郡太守。時系囚千數，至有历年，矫以爲周有三典之制，汉约三章之法，今惜轻重之理，而忽久系之患，可謂谬矣。悉自览罪状，一時论决。大軍东征，入爲丞相長史。軍還，复爲魏郡，转西曹属。從征汉中，還爲尚書。行前未到鄴，太祖崩洛阳，羣臣拘常，以爲太子即位，当须诏命。矫曰：「王薨于外，天下惶惧。太子宜割哀即位，以系遠近之望。且又爱子在侧，彼此生变，則社稷危矣。」即具官备礼，一日皆办。明旦，以王後令，策太子即位，大赦荡然。文帝曰：「陳季弼臨大节，明略过人，信一時之俊杰也。」帝既践阼，转署吏部，封高陵亭侯，遷尚書令。明帝即位，进爵东鄉侯，邑六百户。车驾尝卒至尚書门，矫跪问帝曰：「陛下欲何之？」帝曰：「欲案行文書耳。」矫曰：「此自臣职分，非陛下所宜臨也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則请就黜退。陛下宜還。」帝惭，回车而反。其亮直如此。〈

《世语》曰：刘晔以先进见幸，因谮矫专权。矫惧，以问长子本，本不知所出。次子骞曰：“主上明圣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合，不过不作公耳。”后数日，帝见矫，矫又问二子，骞曰：“陛下意解，故见大人也。”既入，尽日，帝曰：“刘晔构君，朕有以迹君；朕心故已了。”以金五鈅授之，矫辞。帝曰：“岂以为小惠？君已知朕心，顾君妻子未知故也。”帝忧社稷，问矫：“司马公忠正，可谓社稷之臣乎？”矫曰：“朝廷之望；社稷，未知也。”〉加侍中光禄大夫，遷司徒。景初元年薨，谥曰贞侯。〈魏氏春秋曰：矫本刘氏子，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。徐宣每非之，庭议其阙。太祖惜矫才量，欲拥全之，乃下令曰：“丧乱已来，风教彫薄，谤议之言，难用褒贬。自建安五年已前，一切勿论。其以断前诽议者，以其罪罪之。”〉

子本嗣，历位郡守、九卿。所在操纲领，舉大体，能使羣下自尽。有统御之才，不亲小事，不读法律而得廷尉之称，優於司马岐等，精练文理。遷镇北將軍，假节都督河北諸軍事。薨，子粲嗣。本弟骞，咸熙中爲车骑將軍。〈案晋书曰：骞字休渊，为晋佐命功臣，至太傅，封高平郡公。〉

初，矫爲郡功曹，使过泰山。泰山太守东郡薛悌異之，結爲亲友。戏謂矫曰：「以郡吏而交二千石，邻國君屈從陪臣游，不亦可乎！」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，皆承代矫云。〈《世语》曰：悌字孝威。年二十二，以兗州从事为泰山太守。初，太祖定冀州，以悌及东平王国为左右长史，后至中领军，并悉忠贞练事，为世吏表。〉

徐宣

徐宣字宝堅，广陵海西人也。避乱江东，又辭孫策之命，還本郡。與陳矫并爲纲紀，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协，然俱见器於太守陳登，與登并心於太祖。海西、淮浦二县民作乱，都尉卫弥、令梁习夜奔宣家，密送免之。太祖遣督軍扈质來討贼，以兵少不进。宣潜见责之，示以形勢，质乃进破贼。太祖辟爲司空掾属，除东缗、发干令，遷齊郡太守，入爲门下督，從到寿春。會马超作乱，大軍西征，太祖见官属曰：「今当遠征，而此方未定，以爲後忧，宜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。」乃以宣爲左护軍，留统諸軍。還，爲丞相东曹掾，出爲魏郡太守。太祖崩洛阳，羣臣入殿中发哀。或言可易諸城守，用譙、沛人。宣厉声曰：「今者遠近一统，人怀效节，何必譙、沛，而沮宿卫者心。」文帝聞曰：「所謂社稷之臣也。」帝既践阼，爲御史中丞，賜爵關内侯，徙城门校尉，旬月遷司隶校尉，转散骑常侍。從至广陵，六軍乘舟，风浪暴起，帝船回倒，宣病在後，陵波而前，羣寮莫先至者。帝壯之，遷尚書。

明帝即位，封津阳亭侯，邑二百户。中领軍桓范荐宣曰：

臣闻帝王用人，度世授才，争夺之时，以策略为先，分定之后，以忠义为首。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，〈《吕氏春秋》曰：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於城濮，召咎犯而问曰：“楚众我寡，奈何而可？”咎犯对曰：“臣闻繁礼之君，不足於文，繁战之君，不足於诈，君亦诈之而已。”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，雍季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得鱼，而明年无鱼。焚薮而田，岂不得兽，而明年无兽。诈伪之道，虽今偷可，后将无复，非长术也。”文公用咎犯之言，而败楚人於城濮。反而为赏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谏曰：“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谋也。君用其言而后其身，或者不可乎！”文公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代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时之务也。焉有以一时之务，先百代之砾乎？”〉高祖用陈平之智而讬后於周勃也。窃见尚书徐宣，体忠厚之行，秉直亮之性；清雅特立，不拘世俗；确然难动，有社稷之节；历位州郡，所在称职。今仆射缺，宣行掌后事；腹心任重，莫宜宣者。

帝遂以宣爲左仆射，後加侍中灌禄大夫。车驾幸许昌，总统留事。帝還，主者奏呈文書。诏曰：「吾省與仆射禾異？」竟不视。尚方令坐猥见考竟，宣上疏陳威刑大过，又諫作宫殿穷尽民力，帝皆手诏嘉納。宣曰：「七十有县车之礼，今已六十八，可以去矣。」乃固辭疾逊位，帝终不许。

青龍四年薨，遺令布衣疏巾，敛以時服。诏曰：「宣体履至实，直内方外，历在三朝，公亮正色，有讬孤寄命之节，可謂柱石臣也。常欲倚以台辅，未及登之，惜乎大命不永！其追贈车骑將軍，葬如公礼。」谥曰贞侯。子钦嗣。

衛臻

卫臻字公振，陳留襄邑人也。父兹，有大节，不應三公之辟。太祖之初至陳留，兹曰：「平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」太祖亦異之，數詣兹议大事。從討董卓，戰于荥阳而卒。太祖每涉郡境，輒遣使祠焉。〈《先贤行状》曰：兹字子许。不为激诡之行，不徇流俗之名；明虑渊深，规略宏远。为车骑将军何苗所辟，司徒杨彪再加旌命。董卓作乱，汉室倾荡，太祖到陈留，始与兹相见，遂同盟，计兴武事。兹答曰：“乱生久矣，非兵无以整之。”且言“兵之兴者，自今始矣”。深见废兴，首赞弘谋。合兵三千人，从太祖入荥阳，力战终日，失利，身殁。郭林宗传曰：“兹弱冠与同郡圈文生俱称盛德。林宗与

二人共至市，子许买物，随价雠直，文生訾呵，减价乃取。林宗曰：“子许少欲，文生多情，此二人非徒兄弟，乃父子也。”后文生以秽货见损，兹以烈节垂名。〉

夏侯惇爲陳留太守，舉臻计吏，命妇出宴，臻以爲「末世之俗，非礼之正」。惇怒，执臻，既而赦之。後爲汉黄门侍郎。东郡硃越謀反，引臻。太祖令曰：「孤與卿君同共舉事，加钦令问。始聞越言，固自不信。及得荀令君書，具亮忠诚。」會奉诏命，聘贵人于魏，因表留臻参丞相軍事。追录臻父旧勋，赐爵關内侯，转爲户曹掾。文帝即王位，爲散骑常侍。及践阼，封安國亭侯。時羣臣并颂魏德，多抑损前朝。臻獨明禪授之義，称扬汉美。帝數目臻曰：「天下之珍，当與山阳共之。」遷尚書，转侍中吏部尚書。帝幸广陵，行中领軍，從。征軍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贼辭，「孫权已在濡须口」。臻曰：「权恃長江，未敢抗衡，此必畏怖伪辭耳。」考核降者，果守將诈所作也。

明帝即位，进封康鄉侯，後转爲右仆射，典選舉，如前加侍中。中护軍蒋济遺臻書曰：「汉祖遇亡虜爲上將，周武拔渔父爲太师；布衣厮养，可登王公，何必守文，试而後用？」臻答曰：「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，须考绩而加黜陟；今子同牧野於成、康，喻断蛇於文、景，好不经之舉，开拔奇之津，將使天下驰骋而起矣。」諸葛亮寇天水，臻奏：「宜遣奇兵入散關，绝其粮道。」乃以臻爲征蜀將軍，假节督諸軍事，到長安，亮退。還，复职，加光禄大夫。是時，帝方隆意於殿舍，臻數切諫。及殿中监擅收兰台令史，臻奏案之。诏曰：「殿舍不成，吾所留心，卿推之何？」臻上疏曰：「古制侵官之法，非恶其勤事也，诚以所益者小，所堕者大也。臣每察校事，類皆如此，惧羣司將遂越职，以至陵迟矣。」亮又出斜谷；征南上：「硃然等軍已过荆城。」臻曰：「然，吴之骁將，必下從权，且爲勢以缀征南耳。」权果召然入居巢，进攻合肥。帝欲自东征，臻曰：「权外示應亮，内实观望。且合肥城固，不足爲虑。车驾可无亲征，以省六軍之费。」帝到寻阳而权竟退。

幽州刺史毌丘俭上疏曰：「陛下即位已來，未有可書。吴、蜀恃险，未可卒平，聊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。」臻曰：「俭所陳皆戰國细术，非王者之事也。吴频岁称兵，寇乱边境，而犹案甲养士，未果寻致討者，诚以百姓疲劳故也。且渊生長海表，相承三世，外抚戎夷，内脩戰射，而俭欲以偏軍長驱，朝至夕卷，知其妄矣。」俭行軍遂不利。

臻遷爲司空，徙司徒。正始中，进爵長垣侯，邑千户，封一子列侯。初，太祖久不立太子，而方奇贵臨菑侯。丁儀等爲之羽翼，劝臻自結，臻以大義拒之。及文帝即位，东海王霖有寵，帝问臻：「平原侯何如？」臻称明德美而终不言。曹爽辅政，使夏侯玄宣指，

欲引臻入守尚書令，及爲弟求婚，皆不许。固乞逊位。诏曰：「昔干木偃息，義压强秦；留侯頤神，不忘楚事。谊言嘉謀，望不吝焉。」赐宅一区，位特进，秩如三司。薨，追赠太尉，谥曰敬侯。

子烈嗣，咸熙中爲光禄勋。〈臣松之案旧事及《傅咸集》，烈终於光禄勋。烈二弟京、楷，皆二千石。楷子權，字伯與。晋大司马汝南王亮辅政，以权为尚书郎。傅咸与亮笺曰：“卫伯與贵妃兄子，诚有才章，应作台郎，然未得东宫官属。东宫官属，前患杨骏，亲理塞路，今有伯與，复越某作郎。一犬吠形，群犬吠声，惧於群吠，遂至回听。”权作左思《吴都赋》叙及注，叙粗有文辞，至於为注，了无所发明，直为尘秽纸墨，不合传写也。〉

盧毓

盧毓字子家，涿郡涿人也。父植，有名於世。〈续汉书曰：植字子幹。少事马融，与郑玄同门相友。植刚毅有大节，常喟然有济世之志，不苟合取容，不应州郡命召。建宁中，徵博士，出补九江太守，以病去官。作尚书章句、礼记解诂。稍迁侍中、尚书。张角起，以植为北中郎将征角，失利抵罪。顷之，复以为尚书。张让劫少帝奔小平津，植手剑责数让等，让等皆放兵，垂泣谢罪，遂自杀。董卓议欲废帝，众莫敢对，植独正言，语在《卓传》。植以老病去位，隐居上谷军都山，初平三年卒。太祖北征柳城，过涿郡，令告太守曰：“故北中郎将卢植，名著海内，学为儒宗，士之楷模，乃国之桢幹也。昔武王入殷，封商容之閭，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。孤到此州，嘉其餘风。春秋之义，贤者之后，有异於人。敬遣丞掾脩坟墓，并致薄醊，以彰厥德。”植有四子，毓最小。〉毓十岁而孤，遇本州乱，二兄死難。当袁紹、公孫瓚交兵，幽冀饥荒，养寡嫂孤兄子，以学行见称。

文帝爲五官將，召毓署门下贼曹。崔琰舉爲冀州主簿。時天下草创，多逋逃，故重士亡法，罪及妻子。亡士妻白等，始適夫家數日，未與夫相见，大理奏弃市。毓驳之曰：

夫女子之情，以接见而恩生，成妇而義重。故诗云‘未见君子，我心伤悲；亦既见止，我心则夷’。又礼‘未庙见之妇而死，归葬女氏之黨，以未成妇也’。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，死有非妇之痛，而吏议欲肆之大辟，则若同牢合巹之後，罪何所加？且记曰‘附從轻’，言附人之罪，以轻者爲比也。又書云‘與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’，恐过重也。苟以白等皆受礼聘，已入门庭，刑之爲可，杀之爲重。

太祖曰：「毓执之是也。又引经典有意，使孤叹息。」由是爲丞相法曹议令史，转西曹议令史。

魏國既建，爲吏部郎。文帝践阼，徙黄门侍郎，出爲济阴相，梁、谯二郡太守。帝以谯旧鄉，故大徙民充之，以爲屯田。而谯土地墝瘠，百姓穷困，毓愍之，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，失帝意。雖听毓所表，心犹恨之，遂左遷毓，使將徙民爲睢阳典农校尉。毓心在利民，躬自臨视，择居美田，百姓賴之。遷安平、广平太守，所在有惠化。

青龍二年，入爲侍中。先是，散骑常侍劉劭受诏定律，未就。毓上论古今科律之意，以爲法宜一正，不宜有两端，使奸吏得容情。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宫室事切諫，帝不悦，毓进曰：「臣聞君明則臣直，古之圣王恐不聞其过，故有敢諫之鼓。近臣尽規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。隆諸生，名爲狂直，陛下宜容之。」在职三年，多所驳争。诏曰：「官人秩才，圣帝所難，必须良佐，进可替否。侍中毓禀性贞固，心平体正，可謂明试有功，不懈于位者也。其以毓爲吏部尚書。」使毓自選代，曰：「得如卿者乃可。」毓舉常侍郑冲，帝曰：「文和，吾自知之，更舉吾所未聞者。」乃舉阮武、孫邕，帝於是用邕。

前此諸葛诞、邓飏等驰名誉，有四（窗）八达之诮，帝疾之。時舉中書郎，诏曰：「得其人與否，在卢生耳。選舉莫取有名，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啖也。」毓对曰：

名不足以致異人，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後有名，非所当疾也。愚臣既不足以识異人，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职，但当有以验其後。故古者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今考绩之法废，而以毁誉相进退，故真伪浑杂，虚实相蒙。

帝納其言，即诏作考课法。會司徒缺，毓舉处士管宁，帝不能用。更问其次，毓对曰：「敦笃至行，則太中大夫韩暨；亮直清方，則司隶校尉崔林；贞固纯粹，則太常常林。」帝乃用暨。毓於人及選舉，先舉性行，而後言才。黄门李丰尝以问毓，毓曰：「才所以爲善也，故大才成大善，小才成小善。今称之有才而不能爲善，是才不中器也。」丰等服其言。

齊王即位，赐爵關内侯。時曹爽秉权，將树其黨，徙毓仆射，以侍中何晏代毓。顷之，出毓爲廷尉，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，众论多讼之，乃以毓爲光禄勋。爽等见收，太傅司马宣王使毓行司隶校尉，治其狱。复爲吏部尚書，加奉车都尉，封高乐亭侯，转爲仆射，

故典選舉，加光禄大夫。高贵鄉公即位，进封大梁鄉侯。封一子（高）亭侯。毌丘俭作乱，大將軍司马景王出征，毓纲纪後事，加侍中。正元三年，疾病，逊位。遷爲司空，固推骠骑將軍王昶、光禄大夫王观、司隶校尉王祥。诏使使者即授印绶，进爵封容城侯，邑二千三百户。甘露二年薨，谥曰成侯。孫簉嗣。

毓子钦、珽，咸熙中钦爲尚書，珽泰山太守。〈《世语》曰：钦字子若，珽字子笏。钦泰始中为尚书仆射，领选，咸寧四年卒，追赠卫将军，开府。虞预《晋书》曰：钦少居名位，不顾财利，清虚淡泊，动脩礼典。同郡张华，家单少孤，不为乡邑所知，惟钦贵异焉。钦子浮，字子云。《晋诸公赞》曰：张华博识多闻，无物不知。浮高朗经博，有美於华，起家太子舍人，病疽，截手，遂废。朝廷器重之，就家以为国子博士，迁祭酒。永平中为秘书监。珽及子皓、志并至尚书。志子谌，字子谅。温峤表称谌清出有文思。《谌别传》曰：谌善著文章。洛阳倾覆，北投刘琨，琨以为司空从事中郎。琨败，谌归段末波。元帝之初，累召为散骑中书侍郎，不得南赴。永和六年，卒於胡（胡）中，子孙过江。妖贼帅卢循，谌之曾孙。〉

【評】

评曰：桓階识睹成敗，才周当世。陳羣动仗名義，有清流雅望；泰弘济简至，允克堂构矣。魏世事统台阁，重内轻外，故八座尚書，即古六卿之任也。陳、徐、卫、卢，久居斯位，矫、宣剛断骨鲠，臻、毓規鉴清理，咸不忝厥职云。